

PL 2811 N485C58

T'ang, Na
Chung-kuo wan s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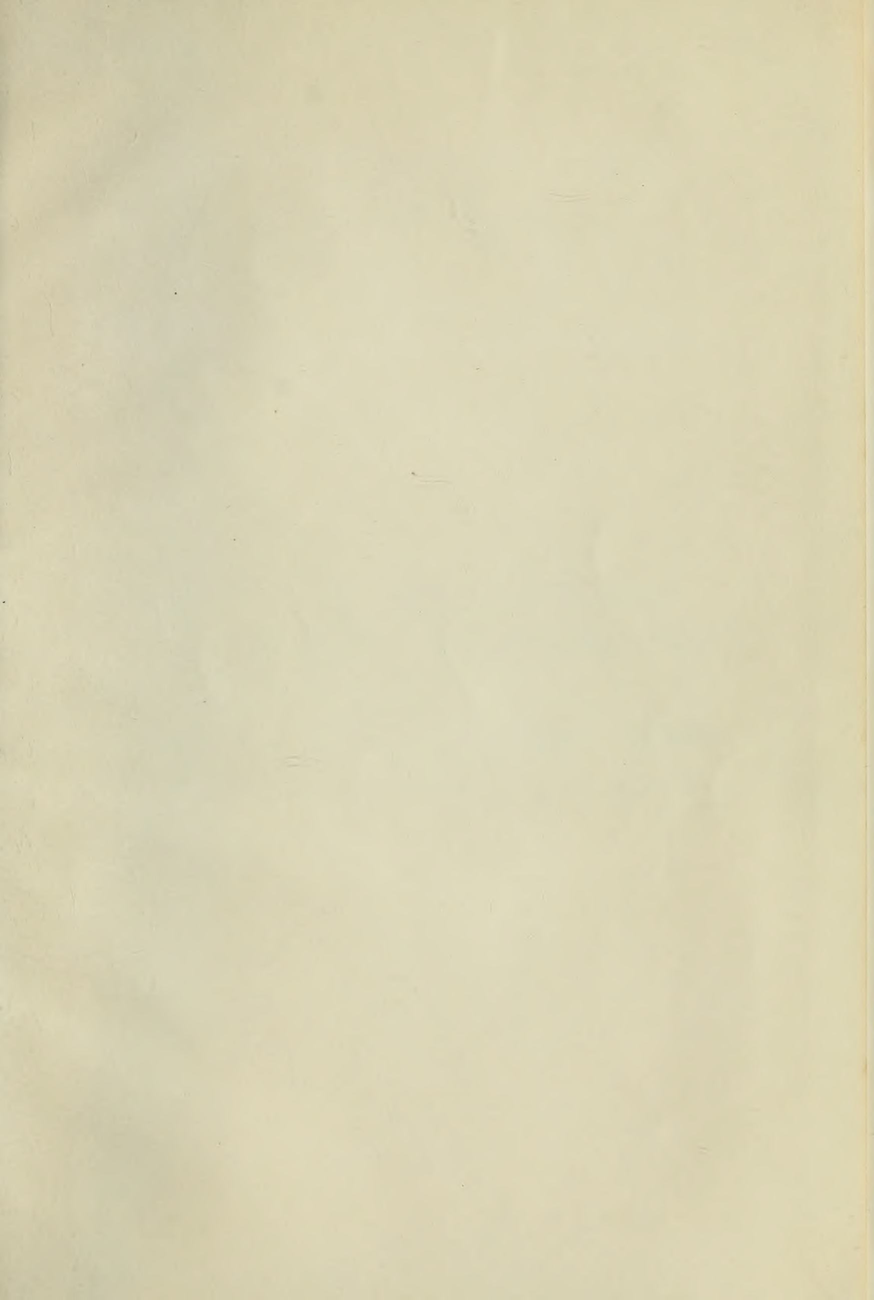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zhongguowansui00tang







為建獻介壽堂籌款

唐納先生名著

四幕國防劇

中國戲劇學會

聯合遷華劇人首次公演





LIBRARY
JUL 30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811
N485C58

泰和昌公司

專辦火礱火鋸用品銅鐵什貨發售

地址暹京嗟叻仔馬路門牌九九〇至九九二號

電話：二〇八五六

THAI HOA CHIENG Co.

No. 990-992 TALATNOI ROAD BANGKOK

GENERAL HARDWARE MERCHANT

AND CONSTRUCT SUPPLIES

TEL. 20856

鄧娣安　老劉　老鍾
羅啓戈　小林　阿龔
孫鳳倩　沈文珍　阿土
張文浩　老許　徐阿水
許買辦　小王　小銀
陸老經理　小楊　王媽
林祕書　小張　老農婦
楊小姐　李老爹　農夫甲乙丙丁
宋太太　小三子　農婦甲乙丙
李濤　小六子　日軍官
老馮　張德魁　日兵華探
阿麗　阿貴　趙桐部隊
曹母　老潘
小朱　阿徐

一九三八年北國的仲秋在淪陷後的天津，租界里順民們依舊是淫佚，苟安舒適地懵懂地在度着日子。

這里是一間相當華麗精緻的臥室在二樓衣櫥，梳粧台，沙法，席夢思床，克羅米坐椅，西洋電影明星照片，一切都顯得這主人是現代化的，而且還充溢着一年前新房的氣息。

幕起時室內寂靜無線電在播送着音樂，窗外霓紅燈在霎着眼睛，張文浩跟孫鳳倩在翻閱着電影雜誌，檯鐘清脆地打了一下，張文浩看一看自已的手錶，急忙放下手中的畫報對鳳倩說

張：啊呀，已經四點三刻了，王媽剛才說，娣安什麼時候回來？

孫：王媽說是五點鐘回來。

張：那麼現在不是快五點了嗎，怎麼還不回來呢？

孫：我想她就快回來了。

張：如果她不回來怎麼辦？

孫；娣安不是關照了王媽，如果有客人來就讓

張：我們等她的嗎？

孫：那可說不定，關照是關照也許她臨時又有什麼事情呢？而且她……

張：不會的，如果他萬一有事，不能回來，她會打電話回來告訴王媽的，我很相信娣安，她是從來不在朋友面前失信的，（電話鈴響）（王媽在外接：）「喂……呵，不是，你打錯了，」）

張：那準是她打電話回來了。

張：（悻悻地）那我可不管，再等她五分鐘不來，我們就走。

孫：你這樣急幹嗎？

張：不是我急呵，你想我們要是去遲了，錯過了第一只音樂，那豈不掃興。

孫：我總不覺得小總會茶舞的第一個音樂怎樣了不起！

張：咦，這不是事實嗎？小總會茶舞的第一個音樂是有名的呵！那12，153·21321，1651 31，（興奮地擺出舞姿）不夠興奮？不夠興奮？

孫：（微笑）好，當然不能說不好，可是也不像你那樣形容的了不起呵！

張：你這個小鬼，瞧你那一股蹩扭勁兒，我說好，你偏說不好，可是又不能說不好。

孫：（撒嬌）呃！我是要跟你鬧蹩扭味。

張：（走前）眞的？

孫：為什麼不眞？

張：眞的？

孫：為什麼不眞？

（門突然開了，進來了鄧娣安，手中捧了一束鮮花）

鄧：哎喲，眞對不起，害你們等久了，王媽告訴我，你們四點半就來了，是不是？

張：是的，密司鄧，你該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呵！

孫：娣安，你上那兒去了？幹嗎還買了這許多花

鄧：不錯，我記得今天是星期六，可是你們知道今天是我的什麼日子嗎？鳳倩，你知道我為什麼買這許多花？你們猜！

張：今天是你的生日？

鄧：不是。

孫：今天——十月十五日——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鄧：你說吧，今天是我的什麼日子？

孫：今天是你跟羅啓戈結婚的一週紀念日。

張：對了，你們不是去年十月十五日在杭州結婚的嗎？我記得我們結婚早三個月另六天。

鄧：（微笑）給你們猜着了。

張：呵約，（口旁），那麼我們忘了送禮啦？

鄧：這有什麼送禮的，你可別弄錯了，這是我的結婚的一週年，又不是重新結婚可是你們來的，好。我們約了很多好朋友，今天在家里吃飯，你們等吃了飯再走。

孫：（嬌嗔地）我幹麼在這兒吃飯。你又沒有請我。

鄧：呵約（口旁），小姐我還沒有生你的氣，你們先生我的氣來了？還說我不請你，你叫我上那兒請你們去，我昨天一早打電話給你，那兒知道你們已經搬走了，我問他搬了幾天。他說已經有三四天了，噯：你們搬走連告訴我一聲都不告訴，這可氣人不氣人。

孫：不是不告訴你，連所有的朋友都還沒有知道呢，實在我們搬得太倉促了，前兩天不是很冷嗎？那個公寓里又沒有水汀。所以我們才在搬家的前一个晚上臨時決定的。

鄧：得啦。得啦：我們兩個人的賬回頭再算。總而言之，我要你們今天在這兒吃了晚飯去！

張：不密司鄧。今天是禮拜六，我們是特地來請你上小總會茶舞去的，

鄧：今天是我的生命史上一个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不預備出去。同時我請求你們也不要去了。一會兒啓戈就要回來。七點左右李先生，李太太，陸小姐——好些人就都要來了，我們吃完了飯。如果高興就開留聲機在這兒跳舞好不好？

張：不。我還約了好幾个朋友在小總會等我（看手錶）呵，現在已經四點五十五分了，音樂就快開始了，鳳倩，我們去吧。

鄧：不。不要走！

孫：他可是約了幾个朋友在小總會等我們不好不去。（躊躇一下）這樣好了，我們去一會兒

回頭再來

張：對我們去一會兒再來。

鄧：好吧，那末我等你們！

張：等可不要等，你們先吃起來好了，可是祇准吃飯，不許吃菜

鄧：嘿；好狡滑的傢伙！

孫：眞是，娣安你不相信嗎，今天是你結婚一週紀念日，我們會不來的嗎。我用人格保証，回頭我們一定來。

張：一定來，一定來。

鄧：那就好，最好在六點半以前來。

張：好的，好的，回頭見。

鄧：好回頭見，六點半鐘見，我可不送了！

張：用不到送，用不到送（張孫出）（鄧返身很敏捷地整理室內一切俄頃，鄧開門叫女僕）

鄧：王媽，王媽，（王媽在外應聲上啤酒送來了沒有？

王：送來了。

鄧：送來幾瓶？

王：十二瓶

鄧：十二瓶？那不夠，你去叫他們再送十二瓶來。

王：是（下）（鄧重復整理，俄頃，叩門聲起，鄧急忙去鏡台前整容一下）

鄧：進來；（李壽走進）

鄧：呵原來是李先生請坐。

李：啓戈還沒有回來？

鄧：是的，他還沒有回來。

李：他大概幾點鐘才能回來？（急）

鄧：他說五點多要到一個朋友那兒去，大概六點多鐘才能回來，李先生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李：他回來的時候，請你跟他說，老馮要他就到三十二號路永慶里去，有很要緊的事商量，這兒有一封信，是老馮給他的，（取出信交鄧）

鄧：好等他回來時我就交給他，

李：無論如何得請他馬上就來呵，好！我走了

鄧：不再坐一會兒嗎？

李：不了，再見，（李出）

鄧：再見

鄭：（鄭看完信顯得萬分不安）

我不讓他去！（沉思有頃）不我不能太自私為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我應該犧牲我自已讓齊戈馬上就去，：：啊？不，我不能讓他去今天是我們結婚的一週年，這是一年中僅有的一天應該讓我們快樂一下，何況我已經約了許多朋友，不，我不讓他去

（鄭迅速地把信折好，藏在被褥下面，漸漸又鎮定起來，恢復了快感，再行整理一切）

（王媽入）

王：太太，啤酒馬上就送來。

鄭：好了，（王媽欲去）

鄭：鷄熱了沒有？

王：熱了

鄭：燉的魚呢？好了嗎？

王：好是好了，不過還沒有拿下來。

鄭：如果已經好了，得趕快拿下來，回頭吃時候再燉。

王：是，

鄭：烤鴨呢？

王：都好了。

鄭：好，現在已經五點鐘了，你下去把溜白菜下鍋吧。（王媽欲去）

鄭：喔啤酒你要冰的沒有？

王：我跟他們說了，他們說太陽啤酒沒有冰的跟冰過的一樣好。

鄭：什麽？太陽牌的？誰叫你要太陽牌的了？

王：我是要上海啤酒，他們就告訴我外國的啤酒昨天統統都漲了價，祇有太陽牌的東洋啤酒沒有漲。

鄭：英國法國的，統統都漲了價？祇有東洋牌酒沒有漲？這是要逼着我們非買日本貨不可嗎？上海啤酒漲了多少？

王：漲了好幾毛呢（諂媚地）所以我就要了太陽牌的來。

鄭：不行，太陽牌的不要，快去要他們換上海牌酒來，貴，就貴一點好了，要是給少爺知道，那他就要發脾氣了。

王：（沒趣地）是，是。（出）

（鄭繼續整理，電話鈴響。）

鄧：哦，是的，羅公館，呵呵，你是請芬嗎？我是娣安，怎麼，呵，徐之斌也在你那裏？那好極了請他一道到這兒來，當然歡迎，你要是過了七點鐘來，我就不招待……哈，哈，哈，徐興？有，有，有張德仁的 Violin Solo 有吳凱的 Piano Solo，有麗麗的草裙艷舞，有——多得很呢！——怎麼，要我報告一年來的同居生活的情形？哈，哈，我早已經準備好了，啓戈嗎，他一會兒就回來，好，回頭見一定要在七點鐘以前來呵，好，再會，

（羅啓戈入，鄧返身見，急趨羅前，）

鄧：啓戈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要六點半鐘才回來呢！

羅：我從行里出來就到老馮那兒去，那知道他不在家，所以我就留了個條子回家來了。

罷好極了，我眞希望你能夠早點兒回來呢，（擁抱羅）

羅：（隨便地）怎麼樣？菜都預備好了嗎？

鄧：都預備了，今天客人一定會很多呢！

羅：怎麼樣，你又去通知了那幾個？

鄧：不是我去通知的，都是碰上的像鳳倩和他的愛人，剛才到這兒來，我就告訴了他們晚上來吃飯：啓戈，人多一些，不是更可以熱鬧一點嗎？

羅：能夠更熱鬧一點固然是好，可是——

鄧：怎麼（啓戈，你難道不願意在家里多熱鬧一點兒嗎？

羅：不是，娣安，我要不願意，那在前天你主張請客的時候我就可以反對，不過，因為剛才我沒有看見老馮，但是我今天非找到他不可，我有要緊的事要跟他商量，如果我們家里人一人不走，我作主人的就不能先走，況且很多是你的朋友，我更不能先走，……可是老馮愈到夜深就愈難找到他這個人，

鄧：眞有要緊的事，今天非找到他不可嗎？（萬分溫柔）不，啓戈，今天是我們生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你我請求你，啓戈今天不要出去了，就在家多耽一下吧，明天一早去找他，不是一樣的嗎？

羅：（猶疑地）——

鄧：不，啓戈我請求你——我請求你啦！

（撒嬌）

羅：（動搖）好，回頭再說吧，也許老馮會早一點回去看見了我的條子他就會到我家裏來的

鄧：（歡喜地）對了，我相信他一定會來找你的，啓戈，你看我送你一樣東西，（急忙去取出一個小匣子，打開拿出領帶來，）你看這條領帶配不配你這件衣服（撒嬌地）為了買這條領帶，我還跑了五家公司才買到的呢．來，啓戈，把那條拿下來，我給你換上這條新的．

羅：算了明天換吧。

鄧：（撒嬌地）不，我偏要你今天換嘛！

羅：好，今天換，今天換．

羅：娣安！

鄧：（故意地）不許動：（打好領帶）

鄧：看，比以前的那條要漂亮得多啦我就不喜歡你打黑領帶

羅：黑的白的，對于我可都是一樣，祇要穿得乾淨一點就成了（握着鄧的手）好，現在我也送你一件東西。

鄧：一定是手錶．

羅：不是．

鄧：那末是一件衣料．

羅：也不是的，娣安，你不要以為這是件妝飾品．這是關于文化方面的（取出書來）這本是柯侖泰的：新婦女，這本就是蘇聯有名的小說：第四十一：我希望你能夠馬上就開始看！

鄧：好，我明天就開始看．

羅：你〃的肯誠懇地答應我嗎。娣安？

鄧：為什麼不真．

羅：你 的了解我送這兩本書的意義嗎？

鄧：為什麼不真。啓戈，你信任我．

羅：那好極了，娣安（兩人擁抱）

（叩門聲李走入）

李：喂！老羅，你既然回來了，那為什麼不馬上就來？（責備口吻）

羅：上那兒去？

李：（奇怪）咦！到老馮約你的地方去呀！

羅：我剛才去找老馮，老馮不在家，怎麼他約我

呢？幹麼？今天開會？

李：噢，我特地來通知你的。今天晚上有要緊的事商量，現在他們人都到了，只有你還沒有來。所以他們要我來再看你一趟。

羅：噢，我一點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通知我了？

李：噢，你不知道，我剛才來過這兒你還沒有回家。我就跟你太太說了。

（羅返身看鄧，鄧，感到羞恥，低下了頭）

羅：好，你先去，我馬上就來。

李：好吧，但可別再像上次那樣馬虎。你知道人家都在那里等你的報告呢；

羅：我回頭就來。（李倖倖出）

羅；（氣憤地）娣安，你——

：（乞憐似的）呵啓戈，請你饒恕我，是我做錯了，因為我想今天是我們結婚的一週年，是一個很難得的日子，我想讓我們很愉快的，很甜蜜的在家里渡過這一天，所以我沒有把李先生要你出去的話告訴你，啓戈，請你原諒我。

羅；（氣憤地，沉默）

鄧；啊，啓戈——

羅：——

鄧；啓戈，請你原諒我，請你原諒我！

羅：老馮給我的那封信呢？

（鄧取出信，已拆過）

羅；（粗暴地）娣安，是你拆了我的信？

鄧：啊，啓戈！（羅急看完信）

羅：（氣憤地）哼，娣安，想不到你竟會自私到這樣地步，今天我要不看到這封信，今天我要不去開會，你知道要耽誤我多少事情？耽誤我多少工作？娣安，你並不是不知道我做的工作不是什麼無聊沒有意義的，而是抗日救國的工作，而且你不是說過你決不妨害我的工作嗎？

鄧：（漸漸由羞慚到惱怒）可是你並沒有反對今天我們的慶祝啊！

羅：我並沒有反對？我不是跟你說過個人的事情，是不值得怎樣來重視的嗎？我們真要慶祝我們結婚一週年，是應該我們收復了一切的失地，得到了全國真正團結之後再來慶祝的

。

鄧：可你爲什麼後來又答應了我呢？

羅：（窘迫）那是——那是因爲我看到你特別高興，我——我不願意來掃你的興？

鄧：不願意來掃我的興？好像責任完全是我一個人一樣，你不記得上個月你要到五光去看，「七重天」我說你不是要去開會的嗎？你說看完戲還來得及，這一點也沒有什麼關係，你不記得在正月里你忽然一時高興，要我陪你到杏花樓去吃紅燒魚頭，壓根兒把老馮約你在小英家里談話的事都忘了嗎？

羅；（羞慚交併）可是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現在是現在，你爲了自己的利益不僅妨害了我的工作，而且妨害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你太自私！

鄧：你不自私？啊，夠了！夠了！

（悲痛地，伏桌啜泣）

羅：（在室內急促徘徊，低頭，終于感到後悔地）娣安，我——我——是我錯了，我——我今晚不出去了，好不好？娣安——

鄧：（轉哭爲笑）眞的嗎？

羅；眞的！

鄧；（喜極擁羅）啊！啓戈——你叫我一聲！

羅；娣安！

（兩人擁緊羅掏出手帕擦她的眼淚）

羅；娣安，現在你總該高興了吧！

（鄧噗哧笑了；門突然開了，進來了孫張，許買辦，經理，林秘書，楊小姐，宋太太等，他們一邊拍掌歡呼而進，羅鄧急忙分開。）

鄧：哎喲，我們眞是太不應該了！

張；我們來得太早了！

鄧：那里，你們來得眞好！（二握手，對羅）喔，我來跟你們介紹（指着一位胖子）這位就是許先生，小葉的女朋友李秀華的男朋友張克林的乾媽的女兒茉莉的未婚夫，許先生是怡泰洋行的買辦，家里有一幢很漂亮的洋房，有三輛最新式流線型的希佛來，而且還跟你們的行長很要好呢（對許）他就是我的——！他就是啓戈。

許：（趨與羅握手）久仰得很，久仰得很！

鄧：（指着一個瘦子）這位是林秘書，是美國哈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以前烟酒公賣局的高等秘書現在是天然美容院的院長，說起林秘書的手段眞是高明，他能夠把一個很醜很醜的女人變成很美很的。

林：（得意地）這是小意思算不了甚麼算不了甚麼。

鄧：這位是地利建築公司的總理陸先生，最近的東亞大樓就是他建築的。

陸：（像背誦一般地）豈敢豈敢，實不相瞞不是敝人造的，不過敝人把它包了下來，又把它包了出去，敝人祇是轉一轉手罷了。

林：可是陸總理的手段眞高明，在他一轉手間，就賺上了十幾萬。

陸：那里那里，豈敢豈敢，韮福韮福，嘻嘻。

宋：這位就是故世不久的大陸百貨公司宋經理的宋太太，在五年以前是有名的標準的美人。

宋：嗐，鄧小姐又要跟我開玩笑了，我那里夠的上美呢？（媚笑了一下）

鄧；這位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楊玉蘭小姐，以前是北平教育局的科員。

楊；不是，密司鄧，你記錯了，以前我是担任北平社會局局長的私人秘書。

鄧；哎喲，眞是對不起你啦，我的記性實在坏透了。

楊；這有甚麼關係，反正我們全是好朋友。

鄧；這兩位你都認識吧！

孫；當然認識，當然認識！

羅；請坐請坐。

林；我們家里又小又髒，眞是太對不起各位了。

林；那里話，鄧小姐，你眞太會客氣了。

鄧；我才不會客氣呢？怎麼？你們各位都是約定了一個時間到這兒來的嗎？

孫；不是的我們剛才從你家里趕到小總會去，進門一看，哎喲全是熟人，許先生啦：陸經理啦，林秘書啦，宋太太啦，楊小姐啦，趙科長啦，全在那里，他們都準備來跟你們道喜的，所以我們就都坐許先生的車子來了，啊！我還忘了，稍科長跟密司黃對我說：他

們再跳一會就來。

郭：那好極了。

張：蜜司脫羅，我們剛才到過府上，特地想來請你跟馬小姐一起去跳舞的，

羅：那，是對不起啦，我因爲有點事情，所以就沒有早回家。

楊：蜜司脫羅恐怕有好久沒有去跳舞了吧？怎麼我們在小總會老沒有看見你（對許）我頂歡喜看蜜司脫羅跳舞的姿勢，身子挺得筆筆直直的，那末一步一步的走。（學羅的姿勢）嘖嘖，頂好看。

羅：（無可奈何地）我已經好久沒有去跳舞了。

許：咄爲什麼呢？羅先生不大歡喜跳舞嗎？

羅：不是的。

林：我就知道蜜司羅脫不跳舞的原因，他是怕有人會罵他。

許：怕人家罵他，嘿，不知有多少人罵過我，我可就不怕，老子有的是錢，老子歡喜跳舞，老子高興打牌，老子高興玩姑……（縮住了假咳一聲）我我我高興玩兒，你們配管得着我，配管得着我！

林：（乘勢趨奉）對了許先生的話，眞說得對上一個禮拜我的一個外國朋友，他問我你們中國正在打仗，爲什麼你們去跳舞，我就跟他說，這個是我們中國愛好自由的緣故呵！

楊：我也最討厭那些扳起了臉來說話的人，爲什麼我們就不能跳舞，我記得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一個先生說跳舞是一種運動可以使身體健康，身體健康了，然後才可以救國。

陸：其實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呵不是，是四萬萬五……（記不起了）反正中國人很多，眞要救國輪不到我姓陸的。

羅：（帶點氣憤）陸先生可以說是曾詩人的同志了。

陸：（不懂）呵什麼？曾詩人，什麼叫做曾詩人？曾詩人……

羅：這位曾詩人寫過一頁詩，上面說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馬將，（衆笑）

宋：我就覺得跳舞跟打馬將一樣，一個人不跳舞，不打馬將，來消磨時間，難道就獃在家里

林：悶死嗎？

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就相信外國的一句成語。這就叫做Work Whi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

許：我可不管什麼中國詩人什麼外國成語。那些人全是一套屁話。就拿我來說吧。老子家里有的是家產。不乘我活着的。時候化化。難道還想死了帶進棺材里去嗎？

林：對。許先生的話眞是句句中聽。語語動人。我所以常常喜歡許先生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喜歡聽許先生的高論自已也可以增進不少見識。

楊：許先生是个老實人。所以每句話都是實話。

（王媽上）

王：少奶奶。茶點都預備好了。

鄧：好。現在請各位到樓下客廳去用一些茶點吧！

楊：茶點倒不要吃可是。密司鄧。我們要在這里跳茶舞。可以嗎？

林：對了。剛才我們都還沒有跳過癮。我提議在這兒繼續跳。贊成不贊成？

衆：（衆說）贊成贊成！

鄧：可以可以。我早就準備好了留聲機啦。唱片啦。紛啦。都在下面。我還特別換了一个綠色納的燈罩呢。

衆：那好極了．那好極了．我們下去看．下去看．（衆陸續下）王媽收拾東西俄頃，電話响，王媽接

王：喂，是的，是羅公館，羅先生在家，請等一會兒，

（娣安急步奔上接電話）

鄧：喂，你們那兒？呵，是倪先生，不是李先生，什麼，不是倪先生，是李：啓戈：啓戈不在家，他……

（羅也急忙奔上搶下電話）

羅：喝，是李濤嗎？我是啓戈，我……（窘）我．我馬上就來！（放下電話倘返身入室取帽鄧亦隨入）

鄧：啓戈．你還是要出去嗎？

（羅不理．鄧退後將門關上．身體緊靠在門

上）

鄭：嘗戈你要是今天晚上出去了，那就不要回來了。（潘用力拉開門和鄭）

潘：不回來就不回來！（匆匆出）

（樓下傳來了歡笑聲，鄭萬分悲哀地看着慢慢腳步了走向窗邊凝視天空）（王媽入）

王：少奶趙科長，黃少姐，劉先生也都來了。

鄭：……

王：還有許先生林先生楊小姐都請少爺跟少奶奶下去，

鄭：你去告訴他們，我忽然得了急病今天晚上不能招待他們了，

王：（莫名其妙地）噢，少奶奶，客快到齊了，酒菜都預備好了，怎麼你……

鄭：（氣憤地）要你嚕蘇什麼？你就去跟他們這樣說好啦，聽見了沒有。

王：（詫異地）唔，唔……（王出）

——幕落——

第二幕

數天後，在同一地點的愛國的青年男女，正在忍受着一切艱難困難，嚴肅地執行神聖的工作。幕啓時，一種前衛的空氣開始襲上觀衆的心頭，右面室內，一盞幽暗的燈照着，一羣熱情的同志正在開着小組會議。

潘：我同意剛才老沈的意見我們宣傳工作的確還不夠深入，不夠普遍，固然，這幾個月來我們已經有很多新的同志加入進來，但是我總覺得這還是不夠的，我覺得我們必需緊緊地抓住我們最切身的利害關係，引起大家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恨之外，更要指示出一個更具體的辦法，告訴大家祇要精誠團結，堅持抗戰到底。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可以解除一切的痛苦，當然方法是多面的，是應當依據，各種對像來決定的，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阿麗：我完全同意

林：我也贊成。

老馮：我想剛才李同志所發表的寶貴的意見，大家在原則上是不會反對的，現在因爲時間的

關係，不容許我們作更詳細討論，好在李同志也是負宣傳工作責任的，所以主張請老李同志小王同志共同起草一個詳細的工作計劃，在我們下一次常會中通過後就切實執行好了。各位的意見如何？

衆：贊成贊成，

老馮：好，沒有反對，就作爲通過，還有什麽臨時動議沒有？

小張：主席我想發表一點意見，就是關于自我批判的問題，過去每次會議都是因爲重要案太多，估去了會議很長的時間，所以就沒有充分的時間來作自我批判；長此發展下去是很不好的，在我認爲自我批判是最重要不過的沒有嚴正的自我批判，不僅不會使我們進步，而且會使我們走上錯誤的路。

老李：我除了完全同意小張的意見之外，我還想補充幾句話，最近一个月中間，我們有極少數的同志犯了錯誤了，有的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傾向，始終不能擺脫「浪漫蒂克」的氣息，而這樣發展下去，不僅影響到我們的工作，而且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組織的前途，我們必須以同志間的眞誠，親切和摯情來執行自我批判，來糾正同志間的錯誤，使我們的組織能夠永遠保持着健全的狀態？

老馮：是的，我們的自我批判不是沒有而是不夠，有幾个人有英雄主義的傾向，有浪漫蒂克的色彩，剛才李同志沒有報告出名字來，在我感到是不對的，我們同志間不應有所顧慮，我們應當很誠懇地向這犯法了錯誤的人作忠實的批評，或是解釋。

阿麗：我可以先向各位報告的羅啓戈同志有着極重的浪漫蒂克的氣息開會常常不守時間，工作的態度不嚴肅不認眞、當然這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壹定的原因的，第一，政治認識不足，社會科學知識的膚淺，第二，他是很富裕家庭的出身，小市民的劣根性染得太深。

阿龔：我覺得啓戈同志現在的生活環境對于他也有很大的影響，他現在過的，是一個富麗的甜蜜的小家庭生活，而他的太太是是一個十足享受主義者，這是使羅啓戈同志不能更堅

決更嚴肅更努力的基本原因之一。

老馮：民族解放運動的工作是萬分艱難困苦的，每一個同志都必需堅定地担負起自身所應負的工作一直戰斗到我們中華民族眞正獨立解放的時候，而像羅啓戈同志這樣發展下去，當他遇到一個打擊一個挫折的時候，是會非常危險，非常動搖，因而影响到我們工作前途的。

小張：請羅啓戈同志自己發表意見。

羅：（痛苦地）我！我完全接受幾位同志剛才的批評，我完全承認我的認識不夠，工作態度不認眞，不堅決，我參加工作的時間是非常短的，各位都知道我是在此地淪陷後的才加入組織的，我過去對于政治社會科學知識，可以說是一點也不瞭解，我深深感覺到我是在過着兩重的矛盾的生活，有時候精神感覺到非常痛苦，因此除了請求各位同志能夠經常的給我批評以外，為要使我健全起見，我早想辭掉，我銀行中的工作，要求組織上派我到農村中去，脫離這个都市的環境這樣，我相信我是會健全起來的。

老馮：羅啓戈同志能夠這樣坦白誠懇地接受批評，這種態度是十分值得稱頌的，至於羅同志要求調到農村去工作，我一定可以在明天的常委會中提出討論現在我們再來對老沈的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以嚴正的批評。

（遠處傳來了報童的叫賣聲）

沈文珍：聽，是號外。

（叫賣聲由遠而近，號外，要看剛出版的號外，日本皇軍佔領武漢，日本皇軍大勝利，號外，號外，號外）。

小林：（驚奇地）什麼？敵人佔領了武漢？

（小朱拿了一張號外上）

朱：看！敵人佔領了武漢

老鍾：（念報）大日本皇軍已於今日上午七時另五分正式佔領南京政府軍事政治經濟之中心武漢三鎮……不！放他媽的屁，造謠，造謠，全是敵人的造謠，我不相信武漢會丟。

（衆沉默）

小朱：（悲痛地）假如武漢眞的丟了的話，那麼

什麼都完了。（欲走出門）

老馮：什麼？小朱，你說什麼？

小朱：我說武漢……要去了的話，那末……

阿麗：豈有此理，你居然動搖了你抗戰的決心嗎？

小朱：…………

老潘：我們不是早已經說過，即使武漢去掉，即使全中國都給日本佔領了，祇要我們每個人心沒有死，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沒有動搖，我們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小朱：我們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阿徐：你連我們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都不信了麼？

小朱：不是我不相信，我覺得這是句空話！

老潘：這是句空話？這完全是因為你認識的不夠，你不記得我告訴過你併吞了各國沒收了民衆所有的武器的秦始皇，終于被民衆打倒了麼？你不記得歷史上的法國的革命，美國的獨立，土耳其的復興，蘇聯的革命等等，都是在非常艱苦非常困難的環境中作不屈不撓的鬥爭而終于得到了最後的勝利的麼？所以我們不能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們要重視的是我們的抗戰決心，是的，我們的抗戰決心。

小朱：（悲痛地）是的，我知道的，可是當我聽到了武漢一鎮給敵人佔領了以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有一種情感…………（小朱欲語又止，匆匆出）

阿麗：（感喟地）我們同志間也會有這樣脆弱的份子，不知道，在全中國將有多少人在聽到了這樣一個消息以後，會感到萬分悲哀，因而動搖了抗戰的決心呢，甚至我相信一定還會有人主張中途屈膝妥協的。

李：我想臨時提議我們應該馬上來討論一下假定武漢 的去了，以後我們的工作大綱要不要變更。

阿麗：對的，我們的工作是應該緊緊地配合當前所發展的情勢……

（小楊入，趨與老馮耳語）

老馮：現在我想向各位臨時報告一件很重要的消

息，剛才小楊同志送來了老方同志從山田野太郎那里得來的報告，告訴她明天早晨六時有一小隊日本兵要從海光寺開到門頭溝一定要經過馬鞍山的消息，我們得馬上通知老趙的部隊，同時我們這兒也得趕緊指定五個人一同去大勝村通知老張，一面幫老張指揮那邊的民衆，各位的意見怎樣？

衆；贊成贊成，

小楊；現在時間已快三點鐘了，如果各位沒有異議的話，得趕快指定五個人到大勝村通知老張去。

老馮；我們現在就來推定吧！

衆；我去

羅；我也去

老馮；阿，都舉手，就這樣，不，老劉你不能去，你去了，萬一犧牲了！這兒的無線電工作交給誰呢，老李也不能去，你這兒的交通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就這樣請你們其餘的十二位拿抽籤來決定，好嗎？

衆；好贊成

（老馮取火柴十二根，去掉六根頭）

老馮；誰抽着洋火頭的就去，沒有洋火頭的就在這里，現在請開始抽！　（衆抽）

小張；哈，我抽到了根有頭的。

老潘；倒霉，我沒有抽着。

啓戈；我也沒有。

小王：怎樣，我們都沒有麼？

龔；我可抽着了

老馮；現在請抽着的各位再舉起手來。

（阿龔，小張，老鐘，沈文珍，老許等五人舉手）

好了，現在我們就開始工作，現在照過去的例子，先請曹太太，阿麗同志，阿徐同志，把手槍十支手溜彈五十個，駁殼槍二十支，送到大勝村去，你們把詳細情形告訴張德魁，要他合同我們這里去的五個同志，先看好地形，然後立刻分配那里民衆的，工作，在明天早晨準一點鐘以前一切都佈置完畢。

曹母；知道了，我們現在就動身吧！

麗；林；行，馬上就走—　人人內室）

老馮；阿龔，小張，老許，老鐘，沈文珍，五位同志，在對日本軍隊作戰，你們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我相信你們此去一定成功，一定能把這一小支隊的日本兵全都消滅，不過我想簡單貢獻你們一點意見就是切不能輕敵，僅是勇敢是不行的必須在事先精密的佈置好，盡可能的避免犧牲一個同志，而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

阿龔；我們很感激老馮同志給我們寶貴的意見，我們相信一定能夠理解，而且一定能夠遵守的。

（五人入，曹母，阿麗，阿徐，化裝而出，曹母提菜籃，阿麗挾包裹，小林背書包）

阿麗；小王，那五十箱子彈還在大勝村的永定河邊嗎？

小王；還在那永定河邊的第三座石橋下，我們走了後，就沒有人動過。

阿麗；張德魁也知道嗎？

小王；他當然知道，就在右邊的第三顆柳樹下面。

阿麗；那好極了。

小王；你們走過車站時可不要一起走呵！

曹母；哈哈，小王，謝謝你的好意，你可以放心。我們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大危險了，今天這點小事情，包在我老太婆身上，一定不會出亂子，

（衆笑，一個同志叫了出來；曹老太；萬歲）

曹母；哈哈，謝謝，時候不早了，我們該趕快走了，能夠讓他們多一點時間準備更好。

老馮；對了，老太太，你要他們趕緊準備，無論如何，要在明天早晨一點鐘以前佈置完畢，

曹母；好的，好的。

老馮；好，預祝各位同志勝利歸來。

衆；預祝曹老太太阿麗同志阿徐同志勝利歸來！

（三人出門，五人化裝自室內出）

老馮；好，都裝化好了嗎？你們也得趕快走了，

阿龔；小王，大勝村的一張地圖呢？

小王；呵；不在那個高架上麼？

阿龔：不在阿！（婦女慌張的衝進門來，見啓戈急趨前擁抱他）

鄧：啓戈……

羅：什麼事？你說！

鄧：剛才……日本……兵……帶了好些包探巡捕……到我們家去……要……抓你……

羅：什麼時候？

鄧：剛才……

老馮：就是剛才？你就等他們走了以後馬上到這兒來的嗎？

鄧：是的，他們問你上那兒去了？我說他在行裏還沒有回來，他們在房里搜了一下，拿去了好幾本書就走了，我等他們一出去，就趕快到這兒來了。

老馮：糟了，你怎麼好等他們一走就到這兒來呢？他們一定會留幾個人跟你。

羅：一誤情一誤死，嫦容，你……（羅推開鄧，欲出門，門外衝進小朱）

小朱：不好了，四下裏們日本兵跟一千多個包探在我們附近斷絕了交通，還開來三部裝甲的大卡車，一定是我們這兒走漏了風聲。

羅：你看，好，你看你要害我們多少人！

鄧：我……我不知道……（哭）

老馮：快，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們得快設法補救，快，各位同志到里面去，你們四個已經化好了裝，留在外邊做嫖客，文珍，小王就算陪他們。

（衆急忙佈置，把麻雀牌，鴉片烟具都放好，小張拉京胡，小王陪着阿龔裝烟，文珍唱京調，衆陸續人右室）（樓下皮鞋聲大作，一日軍官，二日兵，二華探衝門而人）

探甲：大家站起來，把手舉起，我們是奉命陪這位軍官到這兒來搜查的。

（沈裝作害怕，伏在老鍾胸前，）

沈：我……我……我怕……

龔：什麼……什……什麼事？

探甲：沒有什麼，不用怕，我們是來看看有沒有抗日份子？

日軍官：（對探乙低說）這個的是不是你剛才說

的那一個？
探乙：（細視沈）不是那個。
日軍官；（指小王）這個呢？
探乙：也不是。
探甲：你們這里是窰子麼？
沈：（撒嬌地）你不生眼睛的麼？
探甲：那麼照會呢？
沈：照會麼？嘻嘻，沒有，可是警局子里的趙巡官說啦，每個月祇要孝敬他一點，出了事他保險。
日軍官：他說什麼？
探甲：他說他們是私娼。
日軍官：私娼？什麼私娼？不管他，搜了再說。
探乙：是。
（日兵和華探翻箱倒篋的搜查，日軍官關衣廚仔細地檢視，但終未發現）
華探甲：你們這里還有別的房間嗎？
小王：有，在那扶梯旁邊有一個小房間，那是我讓給我的熟客住的，嘻嘻，（媚笑一下）
日軍官：（對小張等）你們到這里來幹什麼？
小張：來逛窰子，玩姑娘呵；
日軍官：你在那兒做事？
小張：我在天津市政府
日軍官：你呢？
阿龍：我在快活洗澡堂管賬。
日軍官：你呢？
老許：我是開福祿壽羊肉舖的。
日軍官：你呢？
老鐘：我，不瞞你老爺說，是東亞理髮店的剃頭司務。
（日軍官走至沈，王前）
日軍官：你們是幹什麼的？
（探乙附日軍官耳細語）
日軍官：啊，是私娼，私娼，很好，很好，你叫什麼名字？
沈：（裝得很害羞地）……
日軍官：說呵，快說；
沈：翠花。
日軍官；翠花，翠花，哈，哈，那麼你呢？
王：桂寶。

日軍官：桂寶，翠花，翠花，桂寶，都很好。
都很好。
（過去摸二女臉，阿龍裝假咳，日軍官怒，
指着大家說：）
日軍官：（咆哮地）把他們拖出去，他們是嫌疑
犯，押起來再說，這二個姑娘帶到東亞旅館
去！
探甲：是（想揩油牌和煙具）老爺，鴉片烟跟馬
將牌要帶走嗎？
日軍官：那個沒有關係，我們對于支那人是最寬
大沒有了，抽抽鴉片，打打馬將，讓他們消遣
消遣沒有關係。
探甲：（沒趣地）是，是，（轉向人洩氣）走，
快走，快走！
（男人被連拖帶推地押去）
沈文珍：老爺，他們都給帶到那兒去了？
日軍官：到局子里去住上二三天！就把他們放出
來的，我不過是嚇嚇他們，沒有關係，沒有
關係。
小王：我……我……怕！

日軍官：你怕什麼？
鄧王：我……我怕你！
日軍官：哈哈，怕我什麼？我又不會吃掉你的。
沈文珍：對了，老爺不會吃掉你的，可是老爺你
可相信不相信，回頭我們兩個會把老爺吃掉
的！
日軍官：哈哈哈，來來來，讓我親一個嘴……（
日軍官趨前抱小王，小王撒嬌地躲開來了）
。
小王：急甚麼呀！反正今天我們是跟大爺去定了
（日軍官想提小王，華探甲乙入）
探甲：老爺，把她們帶走嗎？
日軍官；對了，對了，把他們好好地送到東亞旅
館去，我回頭就來，聽見了沒有？
探乙：是，是。
、（華探擁沈、王，出，日軍官對外）
日軍官；尼格尼，希東額依未史格。
日兵：依那衣。
日軍官：戴闘買學格。
日兵：是，（官兵俱下）

（在斗室內，老潘們都看着老馮，啓戈在懇求着老馮）

羅：這並不是客氣，我內心實是感到萬分的不安，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正像老李所說的，我們要立刻想法補救，爲公爲私，我要求你讓我代替他們中間的一個，老馮，這是我最懇切的請求。

老馮；不是我不肯接受你，而是希望你不要太憑情感。

羅：老馮，請你不要以爲我現在是情感衝動，我不是早已經說過在我現在這樣的環境，我沒有辦法使我進步，我個人毀了不要緊，你們看現在還害了好幾位同志，還破壞了組織的工作。

老馮：……

羅：老馮，我請求你無論如何讓我去，我相信，祗有擺脫了我現在的生活環境，去切切實實地生活在戰斗里，才能使我健全使我真正的進步。

老馮：好吧，那麼小楊你可別去了，你們五個就趕快化裝吧！（老劉，啓戈，李濤，老潘等五人化裝，小朱入，敲衣廚門：下）

小朱：沒有事了，出來吧！

（老馮小林，小楊，娣安等出）

小楊：是誰害了我們六個同志？是誰破壞了我們抗日的工作？

小朱：最重要的是羅啓戈同志不應該隨隨便便把我們機關的地址，告訴他的老婆，老婆，尤其是對于這種淺薄無知的女人，往往就爲了他一個人，而害死了不知多少人的！（鄧哭泣起來）

老馮：我們現在先談馬上要做的事情，第一，我們得趕快在今晚上搬家，第二我們得通知抗聯今天的事情，第三，我們得請孫局長去設法保出阿龔，小張他們四個人，第四，我們得馬上去請田武一郎到東和旅館去幫助沈文珍跟小王逃出來。

小楊：這樣好了，抗聯，孫局長跟田武一郎那兒我去，你們等阿龔，小張一回來就搬！

老馮：好的，（躊躇地）馮先生……
老馮：什麼，鄧小姐？
娣安：我有句話想跟你說……
老馮：什麼話，請你說吧？
娣安：（欲言又止）……
老馮：沒有關係，你說好了！
娣安：請你不要讓啓戈去！
老馮：那爲什麼？
小楊：（氣憤地）鄧小姐我勸你別再拖住啓戈了吧，啓戈爲了你，曾經躭誤了好幾次工作，啓戈有了你，他永遠不會有眞正的進步，所以如果你眞愛啓戈，你也得幫助他去完成他的理想，你應該很大量的讓啓戈離開你，離開家庭，去切切實實的工作，鄧小姐，你又不是不能自己維持生活，那末爲什麼要這樣死拖住他呢？
鄧：（苦痛地）不是的，你不知道我的意思，你不知道啓戈的身體非常弱，如果他到……
小朱：我眞不明白爲什麼鄧小姐在這個世界上祇愛一個人！祇担心一個人，鄧小姐你不知道幾千萬的中國人，本來都是很康健的、現都給燒死的燒死、槍斃的槍斃，殘廢的殘廢，多多少少的男男女女沒有了家，在挨餓挨凍，身體瘦得像一條木柴一樣，你爲什麼不也去担心担心他們呢？
鄧：我……我……祇是一個人……我能夠幫助得了他們什麼呢？
小朱：不錯，你是一個人，力量有限的，但是幾千幾萬個「一個人」團結起來，這個力量是無限的，鄧小姐，你不明白一雙筷子可以折得斷，十雙，一百雙筷子你就折不斷了嗎？
鄧：可是……女人……女人祇要在家裏……（啓戈等四人化裝出）
羅：各位同志，我們去了！
衆：各位同志再見，
老馮：祝你們勝利歸來！
（娣安淚潸潸下，攔住啓戈）
娣安：啓戈，不，不，不，不，你不能去，你不知道你的病剛好沒有幾天嗎？你不能去，（啓戈用力一推，娣安退後數步）

羅：娣妥，什麼話都不用說，如果你愛我的話，那末你也得爲我們的國家盡力，再見。

（啓戈和三人出，鄧沉默有傾拭淚。）

鄧：馮先生……

老馮；鄧小姐，怎麼樣？

鄧：（搖搖頭）……

老馮；你要說什麼話你說吧！

鄧：（突然）又忍不住地哭泣起來，她急忙用手巾掩着眼睛，匆匆出，老馮等目送）

小朱：（嘆息地）中國到處還有這麼許多小姐少奶奶，還有這末許多於社會無益於國家有害的動物，眞是怎麼得了呵

—幕落—

第二幕

李老爹跟小三子走進屋內，很倦，小三子挑一担木柴出，放在左側再進屋內取出一把鋤頭，小三子先鬆了綑木柴的繩子，然後拿了鋤鋤頭到左側的一顆樹邊，移開一塊石頭，開始掘土，大約掘到四尺深的地方，三子正在把鎗枝放進木柴中去，李老爹忽趨至小三子面前

李老爹：小三子，你在幹什麼？

（小三子嚇了一跳，回頭看父親這才吐了一口氣。）

小三子：爸爸你這樣嚇人幹什麼？

爹：你……你在做什麼？

小三子：我……你管得着嗎？

爹：什麼話，老子管不着兒子？

（一把抓住小三子的領子）

小三子：（氣憤地掙脫了）爸爸，你幹什麼？

（拿起了槍對準李老爹，李老爹慌了）

爹：你……你快放下，我……我在跟你開玩笑，你可不要弄假成眞。

小三子：爸爸你跟我開玩笑！

爹：是的，小三子我告訴你，我從今天起，我不管你了，我也要跟你去打東洋鬼子。

小三子：（將信將疑地）爸爸，你也要跟我去打東洋鬼子嗎？

爹：眞的，孩子，我……（學劇中人口吻）我現在

知道不把東洋强盜趕出中國去，我們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我現在有了胆量，我要去參加游擊隊，跟東洋强盜拼個你死我活。

（小三子與奮極了，把槍抛在地上趨緊抱父親）

小三子：爸爸，爸爸！（兩人緊抱）

（遠處人聲鼎沸，兩人急鬆手趕忙把槍藏在柴担中。）一个農婦匆匆奔上。

婦乙：小牛兒抓到了一个女漢奸，抓到了一个女漢奸，（她又匆匆奔上，左右鄰居奔出了几个人來看熱鬧）

這時一大羣農民扛着娣安上，娣安面色蒼白，頭髮散亂，顯得神情慌亂）

農夫丙：看啊！這麼漂亮的一個姑娘當漢奸。

農夫乙：不要臉的東西，拿了日本人的錢，就來害自己中國人，不要臉！

衆：（指着娣安）不要臉！不要臉！

（一個老農婦上，狂瘋地跑到娣安面前，一把抓住娣安的手）

老農婦：還我的兒子，還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給你害死的，我的兒子是給你害死的，還我的兒子，還我的兒子！

娣安：（氣憤地）胡說。我什麼時候害死你的兒子？

老農婦：是的，是你們，是你們一批漢奸，是你們一批漢奸帶了東洋鬼子到我們家裏把我的兒子抓去的，就是你們，就是你們一批漢奸！

娣安：（瘋狂地）你胡說，你胡說，我不是漢奸，我沒有做漢奸，你放手，你快放手！

農夫丙：不給她一點利害，他就肯自己說是做漢奸的嗎？

衆：對，打了再說。打漢奸，打漢奸！

小三子：慢一點，慢一點，阿麗小姐到西村去了，我去叫她來讓她問一下再說。

衆：也好，也好，你快去！

（小三子出）

老農婦：（哭泣）我的兒子啊……我祇有一個寶貝心肝啊！爲什麼你就要給東洋鬼子殺死啊……

農夫乙：張大嫂，回頭等阿麗小姐問了以後，我們就把她殺了，給你的兒子報仇。

農夫丙：（掏出一把殺牛刀）讓我來動手，這麼一刀下去，紅的血就嘶的一聲，直噴上來，我們中國人給東洋鬼子跟漢奸殺了不知多少了，這一下子，我倒要殺一個女漢奸給大家瞧瞧。

（娣安恐慌地叫了出來）

農婦乙：你們看，你們看，她心慌了，她心慌了，做賊心虛，一定是個女漢奸！

農婦丙：看她身上穿得這樣漂亮，綠的旗袍，黃的高跟鞋，白雪花紛，紅的胭脂，噴香的香水精，其實全是東洋貨，全是東洋貨！

農夫丙：說不定是跟東洋人玩兒了後，東洋人送給她的。

（衆笑，娣安再也忍不住，狂瘋地呼叫）

娣安：呵，夠了，你們這些無知無識的東西，你們懂得什麼？你們懂得什麼？呀！你們這些愚夫愚婦！

農夫丙：什麼？你罵我們？（他舉起手來要打，給丁止住了。）

農夫丁：慢點，讓我來問她一下！（問娣安）是的，小姐，少奶奶，我們是無知無識的東西，我們是什麼都不懂，可是請問少奶奶，你懂得些什麼呢。請你告訴我們，也好讓我們開個眼兒。

娣安：告訴你，我跟你們在一起已經弄髒了我的衣服，我跟你們講話已經失了我的身份，還要我來教你們，你們自己不想想自己是什麼東西！

農夫丁：丕！我們一不搶，二不偷，三不靠人家吃飯，我們靠自己的手，自己的腳，自己的血汗養活自己一家，我們是人，你才是什麼東西！給老爺們玩兒玩兒，老爺少爺們玩兒得高興了，就給你幾個錢化化，洋房住住，汽車坐坐，要是老爺少爺們玩兒得膩了，又去玩兒別個姑娘去，你們就會哭哭啼啼地跑到衙門里去，要法官老爺們幫你們出幾個什麼贍……贍養費，你們除了男人以外，能夠由你們自己的手，自己的腳，自己的血汗來

養活你自己嗎？你們就只懂得討男人的好，拍男人的馬屁做老爺少爺們玩兒的東西，此外就什麼都不懂，像你，還要受東洋人的利用，來害我們中國人！告訴你，我們什麼都不懂得，就懂得打漢奸，要殺東洋鬼子，要把東洋強盜趕出中國去！你懂嗎？歪！

（娣安氣極，哭泣起來了！）

（小三子陪阿麗上）

小三子：這個就是女漢奸！

（阿麗仔細觀察娣安渾身）

麗：喂，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娣安還繼續哭泣不答）

麗：（對眾）是那一個先抓住她的？

阿土：是我。

麗：你告訴我你是怎麼抓住她的，怎麼發現她的？

阿土：我剛才在田裡澆菜，忽然遠遠地在公路上開了一輛小汽車來，離開我們村庄不遠就停下了，車上跳下來一個穿短裝的男的，一個女的，就是她，那個男的就用手指着我們這邊的莊稼，鬼鬼祟祟地告訴那個女的，後來，又指大勝村的黃山，又從身邊掏出一張地圖，指給那女的看，女的看了看，男的就把地圖收進去了，又跟女的講了幾句話，女的趕快握手，那個男的就又跟她講了幾句話，走進汽車去開走了，她等汽開走了以後，就向着我們這邊走來，走到我們身邊，她就問我，這里是不是大勝村，我說不是，她又問我這兒是什麼地方，我說這兒是叫范家庄，她問我離大勝村還有多遠，我就告訴她還遠着呢，她說從這里可以走去嗎？我說可是可以的，她就馬上問我這里有土匪嗎？我一聽越發懷疑心了，我就對他說你問這個幹什麼？她說你告訴我好了，不要怕我給你錢，她說着，就從皮包里拿出一塊錢來給我，我這個時候氣極了，就跳起來一把就把他抓住了說，老子希罕你錢？媽的，你這個可送上的老子門上來了，老子可不會放鬆你，你問有沒有土匪嗎，老子告訴你我就是土匪！

麗：喂，哭什麼？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麗：（娣安還是唉泣着）

媽的，你不要玩這套把戲，你哭了就可以瞞過我們嗎？快說！快說！

（娣安還是哭泣着）

阿麗：（生氣地對衆人）搜他身上！

（農夫丙丁來搜，娣安瘋狂地跳了起來，）

娣安：住手，住手，不許碰我，不許碰我！

麗：那麼你先告訴我們，你叫什麼名字，你為什麼到這兒來？

娣安：（失了理智）你管得着嗎？你管得着我嗎？

阿麗：（氣憤地）什麼！我管不着你，告訴你，我就可以管得你，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可以管得着你！祗要你有漢奸的嫌疑！

娣安：放屁，我有漢奸的嫌疑？

麗：你為什麼沒有漢奸的嫌疑？

娣：我的漢奸嫌疑在那兒？你說！

麗：你不是漢奸的証明在那兒？你說！

娣：我要你說！

麗：我先要你說！

娣：我偏不說！

麗：我一定要你說！

娣：我一定不說，看你把我怎麼樣？

麗：你說不說？

娣：我不說，不說，我不說！

麗：搜，（農夫丙丁重行開始搜，娣安抗拒丙丁強查，阿麗看娣安皮包，餓頓，阿麗問丙丁

麗：搜到了什麼沒有？

丙丁：沒有搜到什麼？

麗：（對娣安）你到底告訴不告訴我們，你到這兒來幹什麼的？

娣安：我幹麼要告訴你？

麗：好的，你不告訴我們反正是你自己吃虧！

娣：（瘋狂地）我吃虧，我怕什麼，我怕你們這些猪狗？

農夫戊：她媽的，不管她，把她砍了再說！

娣：（至戊前）你砍，你砍，你砍。

（阿麗覺得這樣僵持下去不好）

阿麗：好，現在把她綑了起來再說。

娣：好，你綑好了！

（內丁找了繩子，把娣安的手拴住了）

魏：現在，各位趕快做各位的工作去，時間已經不早了，小三子，你留在這兒把她看住了，回頭等我們準備工作做完了，我們再來問她。

小三子：不，我不行，我還得馬上把這担柴挑到談家莊去呢！

魏：好，那麼阿士吧，你把她送進這間屋子去，好好看住她，兩個鐘頭以後我再來問她！

阿士：好的。

（衆各自分散，阿士推娣安入屋）

李老爹：阿士，你得當心呵，回頭可不要給她迷住了，把她偷偷地放了！

阿士：你放心，我阿士最討厭的就是城里的女人！（阿士牽娣安入）

（衆人帶笑地走開，小三子剛要挑柴担）

李老爹：來，孩子，我來跟你各人背一捆。

小三子：不要緊，不要緊，爸爸，吾挑得動。

李老爹：不管你挑得動挑不動，反正我也得跟你去的。

小三子：跟我去？

李老爹：不是你要帶吾去見見你們的隊長嗎？

小三子：（恍悟）阿，對了，好吧！吾們一起走吧。（李老爹與小三子各背負柴綑下，羅啓戈忽又從左上，又從右下，農夫農婦們絡繹不斷地挑担背柴地上下，衆還在絡繹地搬運軍火）

（俄頃台上靜止，啓戈自右呼喊而上）

羅：小三子！小三子！小三子……

（阿士在門內問）

阿士：誰要找小三子？

羅：是我。

阿士：（開門）阿，是羅副隊長，你找小三子有什麼事？

羅：阿士，小三子呢？

阿士：他搬軍火去了。

羅：糟糕！吾要馬上找他，全根家里你認識嗎？

阿士：吾認識。

羅：那好極了，你跟我到全根家去里，要全根的老婆趕快拿三十斤炸藥到萬橋壽去，交給陸

亞寶。

阿士：羅副隊長，可是我這兒有事。

羅：有什麼事？

阿士：看守一個女漢奸！

羅：看守一個女漢奸？在那里？

阿士：就在這屋子里。

羅：那這樣好了，你快去快來，我在這兒替你看守一下好了，我因為不認識全根的老婆，比較起來，你去的好。

阿士：好的，可是，羅副隊長，你可千萬不要給她逃走了阿。

羅：放心（掏出手鎗）你看，這个！

阿士：那很好，那末，我走了。

羅：你知道，叫全根的老婆做什麼嗎

阿士：知道了（出）

（羅握着鎗闖進屋，遠處叫喚羅同志，農夫已奔出）

農巳：羅同志，張隊長呢？

羅：他上王家莊去，他這時候忙得很，你找他有什麼事嗎？跟我說一樣。

農巳：剛才張隊長命令我們要派五十個同志到西河岸邊去，現在都已經佈置好了，祇要敵人泅上岸來，準可以殺得他一個也不留。

羅：那好極了，所有的木船也統統都搖到王家莊去了嗎？

農巳：都搖過去了。

羅：呵，還有長春橋上的炸藥已經埋好了沒有？

農巳：現在在埋呢，回頭等埋好了還要請張隊長跟羅同志過去去察看一下呢？

羅：好的，我們一定來。

農巳：我們回去了。

羅：你回去好了。

農巳：回頭見。

羅：回頭見，（羅剛欲入室內，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急忙返身叫農夫。）

羅：命寶，命寶。

（農夫已經走去，羅出追呼，俄頃，屋內門忽然開了，婦安已自動解脫了繩子，看看四面，忽然她向右逃出，不一會羅又回來，見門已開，急忙衝入屋內，女犯已經不在，羅，又出

屋。）

羅：啊呀，糟了，我放走了一個漢奸了。

（羅急取出手鎗向右追去，未几，羅拖娣安上，認出是娣安，驚駭。）

羅：什麼？……是你！

鄧：是你？啊——

（鄧撲倒在嗇戈身上掩面痛哭起來。）

羅：娣安，你別哭，你告訴我，你怎麼到這兒來的，為什麼給他們抓住了？

鄧：我：我雇了一輛民車趕到這裏來，給車夫指着這一個村莊說是大勝村，汽車夫說是要送我，我就不要他送，讓他去吃飯，就自己走來問一個鄉下人，問他這裏是不是大勝村，他說不是，我就問他這裏離大勝村遠不遠，他說不遠，我又問他可以走嗎？他說可以走去的。我就想走到大勝村去，但是害怕有土匪，以前常聽人說，鄉下土匪多得很，所以吾就問他這兒有沒有土匪，他不肯說，我就想鄉下人要錢，我就給他一塊錢要他老實告訴我，那兒知道他不但不要錢，反而把我一把抓住了，說是他就是土匪，把我硬拖到這兒，又向大家指着說我是女漢奸，後來，啊！大家：……（說着又哭起來。）

羅：那你為甚麼要到這兒來呢？

鄧：（抽噎着）來找你，

羅：來找我？找我幹甚麼？

鄧：找你：……我要找你回去！

羅：（氣憤地）找我回去？找我回去？

鄧：是的我要找你回去，嗇戈，你不想想你的身體是這樣的衰弱，你到鄉下來吃這樣的苦，不到二天就要病倒了？

羅：哈哈我要病倒了，我很感謝你的好意，可是娣安，一個連生命的威脅都不怕的人，對於生病，還會害怕嗎？

鄧：可是嗇戈，在城里作救國的工作不是一樣的嗎？

羅：是的，在城里作救國工作是一樣的，但是祇適合於別人，不適合於我！

鄧：那為甚麼？

羅：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有了你，有了像你這樣

一個沒有頭腦的不肯上進的女人！

鄧：（痛苦地）呵，啓戈，我已經受夠了侮辱，你可不要再……

羅：甚麼？你已經受夠了侮辱。你倒受了些甚麼侮辱？

鄧：他們罵我是女漢奸，他們罵我受東洋人利用，他們……

羅：這就是你們所受的侮辱？那我眞該非常高興！

鄧：你眞該非常的高興？

羅：中國鄉下人，都能夠自動地起來檢舉形跡可疑的人，恐怕有受東洋人利用的人混進來，那麽不僅是我該非常高興，每一個中國人都該非常高興的，連你也在內，祇要你還愛國的話。

鄧：可是，啓戈，我是漢奸嗎？我是受了東洋人的利用嗎？

羅：那誰知道？你可以隨便找一個人要他來相信你不是漢奸嗎？

羅：那至少你可以相信我的。

鄧：在過去也許還可以這樣說，現在，誰知道你來幹甚麼的？

鄧：啓戈，我，我是眞心誠意來找你的，我受了這麼多的侮辱，我不甘心！

羅：那是你自作自受，那是你活該，誰叫你來找我的，誰叫你來找我的？

鄧：……

羅：自己不想上進，反而要拖住我一起往下沉，沉，沉到無底的深淵去！你毀滅不要緊，難道也要我陪你一起毀滅？

鄧：二……

羅：來找我回去，來找我回去，好像表示你很愛我似的，娣安，我告訴你，你愛錯了人了，你這番苦心白費了，換了別人，也許會被你這種戀愛至上主義所感動，會跟你回去，可是我，我羅啓戈現在眞正覺醒了，決不會再進跌這種戀愛的陷阱里去了。

鄧：那麼，啓戈你不愛我了！

羅：是的，我不愛你了，從今天起我的心已經不屬于你的了！

鄧：從今天起你的心已經不屬於我的了！阿，營弋……（撲倒在營弋身上，重又哭泣起來。）

羅：是的，從今天起，我把我的心，我的全部身體獻給了國家，我要為國家犧牲一切，（羅忍心地推脫鄧，鄧痛苦地檢手槍，擬自殺，羅返身瞥見急忙掠住，鄧于是朝天開了一槍）

羅：什麼？你要自殺，那末為什麼不先去殺死一個日本人以後再死呢。你要這樣死，你不僅對不起你自己，你還對不起你自己的生身父母，更對不起培植了你一十九年的國家。

鄧：（哭泣）

羅：（搶下鄧的手槍）我更想不到吾會愛上這樣一個不中用的，沒有志氣的女人！難道六年來的我的鼓勵，我的教育完全浪費了嗎，完全浪費了嗎？

（鄧突然撲在羅的身上緊緊地勾住了羅的頸項）

鄧：不，不，不，營弋，即使你不愛我，我還是愛你的！（淚潸潸下）

羅：鬆手，鬆手，（羅欲掙脫可是鄧還是緊緊地勾着）

（這時無數農夫農婦擁上，阿麗也在人叢中，有人口中嚷着。）

「槍聲，槍聲！」

「一定在這里，一定在這里！」

「不要是那個女漢奸逃跑了。」

突然看見錦安勾住了羅的頸項，正在啜泣着，誰都驚奇地注視他倆）

麗：（趨前問羅）羅同志怎麼啦？這個女漢奸……

（鄧輕輕地鬆下手。）

羅：她不是漢奸，阿麗同志！

麗：怎麼？她不是女漢奸？

羅：是的，她不是女漢奸，她是我的妻子。

麗：她是你的妻子？

羅：是的，她是我的妻子，她的名字叫錦安，我們已經相愛了有五六年，結婚剛過一周年……

……

麗：剛才誰開了槍？

羅：是她，是她想自殺！
麗：她想自殺？爲什麼？
羅：爲了我不願意自私自利地跟她囘去享福！
麗：是麼？……麼她是特地找你來了？
羅：是的，她特地雇了一輛汽車，趕到這里來拖我囘去！
麗：呵，那麼我們剛才誤會了，眞是對不起啦！
羅：那里，那里，這是應該的，吾們應該有公事公辦的精神，中國人最壞的習慣就是徇私，我的妻子現在雖然不是漢奸，但是她的行動正跟漢奸的行爲一樣，她想儘量消磨我的抗戰的意志，現在她更直接趕來阻撓我的抗戰的行動，假使中國二萬萬婦女全是像她一樣，全把她的丈夫或是情人拖住了，那麼中國明天就會滅亡。
鄧：（悲哀地）啓戈……你……
羅：我，我怎麼樣？我偏要說，爲了自己的國家我有權利在很多人面前宣佈你的罪狀。
（鄧憤然欲奔出，給阿麗拖住了）
麗：鄧小姐，你預備上那兒去？羅同志，好了好了。
羅：你不要去理她。
（農夫庚上）
農夫庚：羅同志，張隊長請你馬上去。
羅：好的，我就來，（返身對鄧）我最後再說一遍，放在你面前的是兩條路，一條是跟我一樣，把一切獻給國家，爲國家的利益奮鬥到底，另一條是去另外嫁一個有 有勢的公子哥兒，把你自已的青春，自已的生命，在荒淫無恥的生活中葬送掉！
（羅想想出，鄧哭泣愈甚）
麗：鄧小姐！（鄧不理，哭泣）
麗：鄧小姐，鄧小姐。
（鄧不理，哭泣，阿麗以目授意衆人，請他們離去，於是無悄悄地走去了）
麗：鄧小姐，你現在預備怎麼樣呢？
鄧：你管得着嗎？
麗：（微笑）不是，鄧小姐，不是我要來管，我是想，現在既然知道你是我們一個同志的太太，同時也相當瞭解你現在的心情，那末，如

果需要我的話，我可以儘可能的幫助你。鄧小姐，吾可以告訴你，在九年以前，我也是像你一樣，是個什麼也不懂得驕生慣養的小姐，那個時候我正熱愛着我的一個男同學，徐仁傑，他也很愛我，差不多萊因河邊天天有我們倆個的踪跡，那個時候吾們兩個相愛的程度，可以說是沸騰到極點了，但是，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館里見面了以後，他很嚴肅地跟我講，他馬上就要回國，因為在九一八那天日本的砲火毀滅了他的家，他沒有辦法再在海外消遙了，同時他對我說，祇要是中國的青年，這個時候應當獻身給國家，他要我跟他回去，吾那時候剛上法國才一年，一方面我的書沒有念完，一方面我歡喜國外的物質享受，特別是法國的那種浪漫蒂克的情調，所以我不但不願意跟他走，而且要他留在法國，錢不成問題，我可以向家里多要一點，可是他堅持不肯，我忽然想起，也許他變了心，我就問他，他氣極了，馬上就離開了我……

鄧：（感到興趣地）後來怎樣呢？

麗：後來在第二天一早，我還沒有起身，就接到了他的一封信……

鄧：信上怎麼說？

麗：阿，吾永遠忘不了他信上的几句話，他說當你接到了我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在回到祖國的路上了，阿麗，你將來總會有一天知道我是怎樣在壓制着自已的情感，忍受着人生最大的痛苦，而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了自的利益，阿麗我希望你跟我走，因為祇有在戰斗的生活里，我們的戀愛才有意義，才能鞏固，可是你不僅不肯，而且還要這樣誤會我，阿麗，人生是短促的，我常常跟你說，一個人生下來，不祇是為了吃喝和穿或是解決性慾就完了，一個人應當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一個人應當為了國家為了社會，為了大衆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你想一想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吧，為什麼同樣是一個人，他們能夠成為偉大的人物，而我們就不能，阿麗我也常常跟你說，你……麗，你想想，你[illegible]情可

是你不要像深山里的一株草一朵花，無聲無息的生了，又無聲無息她死去，讓它的生命的存在成爲一種浪費，阿麗，我們是人，我們是青年，吾們應該爲大多數的人類戰斗，轟轟烈烈的幹一番……

鄧：後來又怎麼樣？

麗：（嘆息她）後來……我懊悔沒有聽從她的忠告，我嫁了人，我嫁了一個很有錢的人，我還爲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但是正當生下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正是我的丈夫娶姨太太的時候……

鄧：那麼你怎樣呢？

麗：起初他還瞞着我，後來我知道了，他就老着臉皮對我說：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女人，女人，女人根本是給男人玩兒玩兒的東西，我聽了這句話，我想到自殺，可是立刻記起了仁傑的話，一個人應當活得有意義些，不要像深山里的一顆草，一朵花，無聲無息地生，又無聲無息地死，是的，我不應該隨隨便便毀滅我的生命！吾要勇敢轟轟烈烈地活下去！

鄧：後來呢？

麗：後來吾正在病着，忽然我以前的一個愛人徐仁傑的朋友寄給了我一封信，他告訴我……他告訴我……仁傑在東北領導義勇軍跟日本鬥爭了三年，但是……不幸在某一天……中了敵人的達姆彈……死了……（淚滴滴下）

鄧：（同情她）死了……

麗：自從這二個刺激以後，我開始感覺到我過去的錯誤，少奶奶的生活固然有時在物質上很舒服，但是精神的痛苦卻是誰都不能想得到的，吾開始發現，我們女人，在某一種男人的眼睛里，祇是一種玩物，等於他所養的一條狗，高興的時候就跟你玩兒玩兒，哄騙！！給你吃幾塊牛肉，不高興的時候，或是等你的年紀大了一些，就把你一腳踢開了……

鄧：……

麗：但是吾也開始發現，我們女人在某一種男人的眼里，是跟男人一樣平等的人，是革命事業上一個同志，一個好朋友，他們絕不會輕

視女人！同時吾更感覺，我太對不起仁傑，他既然爲國犧牲了，我更應當爲他報仇！

鄧：後來呢？

麗：那時正是一二八事變，剛巧我在上海，我就毅然決然地擺脫了一切，參加了抗日的戰爭一直到現在……

鄧：那你吃過很多苦啦！

麗：是的，在物質方面，那當然比不起以前那樣舒服了，可是我們年輕人是應當吃一點苦的，你知道現在我們的精神上是多麼痛快阿！這裏沒有妬忘，沒有暗斗，像我們自己的親兄弟姐妹一樣親愛地愉快地生活着，因爲全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心，打倒我們的敵人，救中國！

鄧：……

麗：何況，在吾個人，祇要一想起他，他臨死時候的那種痛苦，更增加了我千倍活下去的勇氣！

（阿麗掏出相片給嫣安）

鄧：阿，那是一個死屍．

麗：是的，他就是我的愛人徐仁傑，你看，他中了敵人的達姆彈，阿，胸部炸去了那麼一大塊……（悲慟地）

（鄧忽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緊緊地抱住阿麗。）

麗：（撫慰地）鄧小姐，你覺得一個女人應該不應該像男人一樣，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我相信你會啓戈，我更相信你不見得不愛自己的國家，爲了愛，爲了國家，現在在你面前的祇有一條路，幫助你的愛人，去打擊我們的敵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羣衆持火把唱着自衞歌在幕后通過）

鄧慢慢地抬起頭來，很興奮很感動地握着阿麗的手）

鄧：阿麗小姐，我感謝你！

（幕落）

第四幕

大睦村永定河灣的一个小山坪，疏疏的幾株樹林掩着，左邊是通往門頭溝的公路，右邊

的山坡是直通大勝村的鳳陽山頂，羅站立在山坡上，可以下望大勝村全景，幷左右的一段公路和附近河汶，這裏的形勢顯得很重要，因爲此地的公路是沿着河邊，正是拐角，兩端有兩座公路橋，當日軍過後卽被炸毀的。

暮落時，天將破曉，半勾新月懸在天西邊，有繁星閃爍，夜色正朦朧，台上寂靜無聲，俄頃，有雞啼聲起。台左邊忽洋火一閃有人在燃紙烟。

羅：誰劃洋火？混蛋，難道沒有聽見飛機聲音嗎？

李老爹：還遠着呢，怕什麼？要給他們炸着了，那眞是中了航空獎劵的頭彩了！

羅：不是什麼怕不怕，你知道萬一被他們發現了，我們幾個人不要緊，整個計劃全給破壞了，這在客觀上就幫助了敵人！

（遠處人聲）

甲：對，現在根本不是抽烟的時候——！快把烟熄了。

乙：飛机上有望遠鏡，你四圍都是黑的，非常可能被他們發現的，

丙：我們必須審愼，我們應當儘量避免無謂的犧牲。

李老爹：好了，好了，你們看我把烟滅了，（飛机聲由遠而近，衆沉默偶從遠處傳來了鷄聲犬聲）飛机聲漸漸遠去，又漸漸近來，它是在飛繞着大勝村偵察。

爹：他媽的，（一人急制止：不要吵！）（飛机聲漸漸遠去）我要是能開飛机，我就馬上幹掉它！

李濤：你敢擲一個炸彈下來，老子不破掉你不是人養的。

曹母：幹麼那麼不耐煩，「回頭不是有好幾百個要送上來給你幹的麼？你們得稍微忍耐一點呵，現在不是已經五點鐘了嗎？

羅：對了，曹老太太，已經五點鐘了，你也該上去了，你記得，我們剛才講的話麼。

曹母：你們眞把我當個老糊塗蛋，告訴你，我的腦筋還比你們强的多呢！你剛才不是跟我說

，要我隔二個鐘頭領他們這裏來抬人嗎？

小林：曹老太太，我間你 他們這些鄉下姑娘，當眞背來抬，我們受傷的人抬上幾十里地嗎。

曹母：不，你不要看不起這些鄉下人，慢說幾十里，就是幾百里他們都肯抬，他們都知道你們是爲了保護他們打日本強盜才受傷的，小林，你怎麼老是鄉下人鄉下人的，好表示出你是個城裏人是不是，不！城裏人！？城裏人只知道打牌，叫條子，喝花酒，吃大菜，做新衣服，不知從那兒刮來的大洋錢，每天就一五一十的亂化，他們知道國家已經危險到極點了麼，他們知道有許許多多人在爲他們打日本鬼子在前線死掉，或是受極重的傷麼！他們眞個摸良心發現，捐錢捐藥來救護傷兵嗎？不！城裏人是什麼東西，我才看不起城裏人呢。

張：好了好了，曹老太太，幹麼又發那麼大的脾氣。

曹母：不是，我發那末大脾氣呀，小林可不應該看不起眞比城裏人愛國的鄉下人呵！

小林：我……我也不過……是跟你說……說着玩兒的……

老李：好，趕緊跟曹老太太賠個不是！

小林：曹老太太，我，我錯了！

曹母：（轉怒爲喜）也不能說是你的錯，實在因爲我一向就看不慣城裏人祇管自已享福，就不管別人在那裡爲他們受苦，好，我的小娃娃，你下次說話，可得留神一點呵！（遠處傳來雞啼聲）好，我該走了，到十點鐘各位不到，我就帶着他們把飯送到這兒來！

張德魁：那可不成，可是到十點鐘，我們還消滅了敵人，要麼這裡一定是砲火非常利害，你們千萬不能來。

曹母：你們也不能老餓着肚子打仗着呀；哈哈，你們可不用担心，我曹老太婆自有法子，我好眞該走了，希望各位同志早一點把東洋強盜消滅，我在那兒還預備着很好的酒呢。

衆：（走上山）好，我們要趕快把東洋强盜消滅，曹老太太萬歲萬萬歲！

曹母：我要活萬萬歲，那可不成了一個老不死的烏龜了麼？哈哈。

（衆笑，曹母與小林出）

（歡樂空氣充滿全台，台後步哨喝聲，「口令」：對方答「大勝」衆靜然，小六忽然上場，對張德魁，）

小六：報告隊長，東村的老汪陪着一個女人說要上來看羅同志……

羅：一個女人要來看我？

小六：是的。

羅：是什麼的一個女人？穿什麼衣服？

小六：上身穿一件青布短衫，下面穿一件灰條的褲子，不過臉兒很白像一個城里的女人！

羅：（領悟）上身穿一件青布短衫－下面－

張：不要又是你的太太？

羅：是長圓的臉，身體不高不矮？

六：是長圓的臉，身體不高不矮！

羅：呵，我的天那，誰又告訴他，我在這兒？（對六氣憤地）誰又告訴他，我在這里？

六：我怎麼知道哪？反正我沒有告訴他。

羅：那就請你跟他說，我不在這里！

張：不會是他已經覺悟了，特地來告訴你的。

羅：不會的，像他這樣一個女人，我現在是完全失望了。

六：不過，看她的樣子很可憐的。

李老爹：羅副隊長，如果眞是你的太太的話，那就讓他上來休息一下，跟你說幾句話再趕吧！反正，現在時間還早呢？

羅：不，不，不－！

六：那我就去跟他說你不在這裡。

羅：（猶豫）小六。

李老爹：哈……：嘴硬骨頭軟，小兩口兒有什麼不好講開的？小六子，你就去帶他上來吧！

張：不，小六子，你等等（對多）老羅，你覺得怎麼樣？現在時間是四點四十分，大概再隔一二十分鐘日本兵就會來了，如果你覺得他又來妨碍你的工作，那你就乾脆－－

羅：這樣，老張，你容許我跟她談五分鐘的話嗎？因爲，我不管今天是勝利或是失敗，我發誓不再回去，要始終跟你們在一起了，現在既然她又來找到了我那是我剛才沒有處理好就跑開了現在我請求你容許我五分鐘的時間，讓我在最後跟她來個澈底解決，以後各走各的路誰也不要來找誰？

李老爹：呃，這樣才對。

張：那就這樣好了，不過時間不要超過五分鐘。

羅：一定的。

張：小六子，你就去領他來吧！

小六：羅同志，我去領他上來了，你不會說不，不，不了吧！——

羅：你這個小孩子，這麼大、就這麼頑…………（小六子笑下）

阿貴：羅同志，到底怎麼會事啊？你們兩口子吵了架嗎？

李老爹：你還不知道嗎？他太太是特地趕來拖羅同志回家去，剛才他們已經在范家莊吵過架，羅同志不肯回去，他太太就想自殺，羅同志氣得跑開了，現在他又心不死，又想來拖羅同志了！

羅：那我就一槍把他打死！

李老爹：哎呀，可又別再嘴硬骨頭軟了，我年青的時候還不是跟你一樣，嘴面上說得硬綳綳的，可是心裡啊，眞生怕他聽得難過呢！——！反正小兩口子的吵架全是一樣，剛剛你要我的命，我要你的命，不到幾分鐘，兩口子又抱在一起了！哈！什麼事都瞞不過上了年紀的人。

衆：哈！！哈！！

老李：你們可不要小看李老爹，他年輕的時候可風流得很呢！（衆笑）

張：話不可要扯得太遠了，王家庄和范察莊的兩頂橋上炸藥到底裝好了沒有？

老劉：早就裝好了，王家庄那頂橋有老何同志，德來同志候在那兒等日本兵統統走過了，二分鐘以後，就把它炸斷，范家庄那邊也有二個同志候在橋的這邊頭，一聽得這邊爆炸的聲音，他們也就立刻把那頂橋炸斷。

小銀：可是日本兵要泅水逃到河對岸去呢？

老李：你還不知道那留烏村上有五十來條駁壳，九十幾桿長銃，還有那一百九十個壯丁拿了鋤頭鐮刀，候在岸邊下，等他這一泅上岸就砍嗎？

小銀：（喜極）那今天管保一個日本鬼子都跑不掉？

張：可是我們的責任非常大，萬一趙桐的隊伍來不及準時趕到，我們得苦撐下去。

羅：是的，我們必須苦撐下去，爭取最後勝利因爲趙桐的隊伍是一定會趕來的。

衆：我們一定要苦撐下去爭取最後勝利！

（小六子和鄧上，鄧這時有包頭短衫短褲一個鄉下人的裝束，手提一籃，雖然顯得很累，精神却興奮。）

鄧：（見羅啓戈）。

羅：（避開）——！

鄧：啓戈！啓戈。

羅：……

張：啓戈，五分鐘很快就會過去的，你不能浪費你的時間哪！

鄧：啓戈，你不要以爲我是又想來拖你回去，或是來妨碍你的工作。

羅：那你來幹什麼？

鄧：啓戈——我——我決定從今以後不再妨害你的工作，而且今後我要永遠跟隨着你，幫助你做抗敵工作。

羅：你來幫助我做抗敵的工作？

鄧：眞的，啓戈，我已經覺悟了，我從今以後不願再過一天少奶奶的無聊生活，我現在已經眞正覺悟到我也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我應該犧牲個人的利益，爲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參加抗日的戰爭。

羅：眞正的覺悟？嘿！

鄧：呵，啓戈，你不要這樣對我一

羅：那你爲什麼早不覺悟呢？

鄧：啓戈，我老實告訴你，我一方面受良心和精神上的責備，我不應該再過這種無聊的生活，同時，在另一方面，我——我——

羅：你說啊！

鄧：我感到我們兩人之中祇要有一個不能很快的改變生活，我們的結合馬上就會破裂了，我們的愛，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羅：那有什麼，破裂就破裂好了，不能維持就不能維持好了，
鄧：啊，啓戈，你……（很悲痛）
張：喂老羅，你何必呢！（對鄧）鄧小姐，你是說你已經眞正覺悟了！願意跟我們在一起工作嗎？
鄧：是的，在三個鐘頭以前，我是一個萬惡的小姐，但是現在，我要做一個新中國的女性！
張：那你預備做什麼呢？
甲：我剛才從范家庄乘原車回去買了許多藥品來，（携出藥中藥品）你們看我帶來了很多藥，還有料布繃花。
李老爹：那好極了，我們正缺少這些東西呢！
鄧：還有我以前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學過一點看護學的，對於輕傷的人，我可以好好地看護他，
老李：那好極，來得正好，我們這兒連一個看護小姐都沒有呢。
張：那就這樣好了，阿水你送鄧小姐上趙老太太那兒去，等隔二三個鐘頭再跟趙老太太和那些姑娘一起來，再讓鄧小姐來替我們包紮受傷的地方，你快去快來，
阿水：是，
鄧：不，我不去，我要留在這裡
羅：爲什麼不去！你知道再隔十多分鐘，這裡就是火線，砲彈槍彈都會落在這裡，你不是送死來的嗎？
鄧：不，我不能隔二三個鐘頭再來，因爲各位中間如果受小輕傷，我要馬上替他包紮好，他還可以繼續作戰，如果受了重傷，我也可以馬上跟他塗上止血的藥水，使他不致於流血過多，隔二三分鐘就不救而死，不，我不能走！
李老爹：說倒也說得對。
張：鄧小姐，你可知道，這里是很危險的啊！
鄧：我要怕危險，我就根本不會來，我還可以在那里過少奶奶的生活，何况各位都不怕

危險，爲什麼我一個就要怕？

羅：你不能在這里！

鄧：不，啓戈，允許我留在這兒，我——

羅：不能，娣安，你知道你留在這兒，我就不能專心一致工作，娣安，娣安，你走，你走！

鄧：啓戈，你不能這樣想，我是預備死才赶來的，你應該這樣想，萬一你給日本强盜的砲彈，或是槍彈打中了，你——有我在這兒，我可以拿你的槍，拿着你的手溜彈跟日本作戰，爲你個人，爲整個國家民族報仇！

羅：可是——（欲言又止）

鄧：啓戈，容許我在這兒，我要帮助你，決不妨害你。

羅：——

鄧：啓戈，容許我！

羅：老張，你說怎麼樣？

張：我想——鄧小姐既然不怕犧牲，願意留在這裏，那就留在這兒好了，這不僅于我們無害，而且鄧小姐還能帮助我們很多，不知各位同志意思怎樣？

衆：贊成贊成！

老李：歡迎新的同志和我們合作！

衆：歡迎新的同志和我們合作！

羅：（歡喜地）娣安，你爲什麼忽然轉變了呢，

鄧：你爲什麼也忽然轉變了？

羅：哦：：我是必然的：：我受不了良心的責備！

鄧：那我也是一樣呵，我也是必然的，我更受不了良心的責備！

羅：娣安，你能原諒我嗎？

鄧：不，啓戈，只有我對不起你，你能原諒我嗎？

李老爹：哈哈這小兩口大，剛才還在愛理不理的不上幾分鐘，你們瞧，又親密起來了！哈哈，我的話沒有錯吧！

（衆笑突然遠處槍聲——响接着是爆炸聲起紅光閃現）

張：快！敵人已經過了橋，那頭頂橋已經給我們炸斷了！（接着又一聲）范家村亦被我們炸斷了敵人的來路去路都被我們切斷了，我們

得趕快準備！（衆急忙奔至各人崗位，提起槍，手溜彈準備放射姿勢，蹲邊前，靜伏於牆邊）

李老爹，知道了！

張：阿貴你準備好了沒有？

阿貴：我早就準備好了！一發現敵人爬上山，我就割斷繩子，讓他們滾下去！

張：老李哪？

老李：我也準備好了，

張：不過要注意，必須要等很多敵人爬上來的時候才能把繩子割斷，

李老爹：知道了，

張：各位同志都注意呀，子彈不能浪費，不能虛發呀！

衆：是的，我們都知道，

（槍聲突然漸近漸密——舞台上靜寂，幕後槍聲，炸裂聲，夾雜雞鳴和犬吠）

小三子突上

鞏三：報告隊長．敵人已經慌亂了，有一部份已到我們這兒來了，離開這兒有八百多米突。

張：我知道了，（小三下，槍聲繼續）

張：各位同志記着，一建制的隊伍不能準時達到，我們得苦撐下去呀！

衆：是的，我們一定要撐下去，（小五上）

小三：報告隊長，敵人八十多個騎兵，離開我們只有五百多米突了！

張：知道了，（小三下）

（槍聲愈來愈密，火光閃爍）

張：瞧——那是日本強盜在燒房子，怕我們用他來作掩蔽，（小三又上）

小三：報告隊長，敵人三十幾名已經離我們這裏二百米突了！

張：知道了，（提起望遠鏡）小三同志，以後可不用再來報告了。

小三：是，

張：各位準備呀，我們連一個敵兵都不能讓他衝過我們的防線！（槍聲愈密愈近，誰都屏息着聲息）

張：同志們預備，三百米突瞄準。

（衆描準的山坡竄來的敵騎）

張：放！

（衆開槍放了一排，二排，三排。）

羅：哎呀！有五個給他逃回去了！羅迅速描準進擊）

張：你不要性急，他們還有得來嗎？

李老爹：他媽的總算還好，三十八個中開放走了五個

張：快，敵人又來了，（鄧急忙躱因樹旁）槍聲又急）

羅：嘿（這回可多啦！

老李：好呀，你多來一個，我就多送你一個去見閻王老爺。

張：同志們當心，我們可千萬不要輕敵，剛才他們吃了虧，這回我們可得仔細一點，我們現在等他們近來再說。

（突然敵人向着山坡開放密密的機關槍，還夾雜着小鋼炮聲）

張：有那一位同志願意爬到半山用手溜彈毀掉敵人的機關槍和小鋼炮？

衆：我去，我去！

張：這樣，老劉去吧，可是你得靠近敵人才丟啊！

老劉：我知道，（帶着五個手溜彈下）（機關槍聲，小鋼炮聲，近而密，有一二顆子彈，落到了鄧躱伏的樹旁）

（鄧驚駭得叫了起來）

羅：怎麼？娣安

鄧：（極力鎮定）沒有什麽，我喉嚨裏癢的難過，所以就咳了出來。

羅：你身子得伏下去點。

（鄧把身子伏下去）

（不斷的槍聲砲聲）

張：敵人衝上來了，準備！

（衆描準預備放，突然連續二聲爆炸，紅光閃現，槍聲中止）

李老爹：啊，敵人退去了！

張：哈，那是老劉的手溜彈，丟中了敵人的機關槍。

衆：老劉同志萬歲，老劉同志萬歲萬萬歲。

張：不對了，敵人散開了，分三路爬上來預備搶我們這個山坡子，李老爹，你得注意，有一百多個敵人爬到你那一邊來了。

李老爹：行：（吐兩口唾沫在手掌中，然後一搓）他媽的，你們來試試看，（兩手拿手溜彈）（槍聲又密）

張：老李，你也得注意你這一邊。

老李：是（槍聲愈來愈密）

李老爹拔掉手溜彈中的保險條就往下直拋，一個，二個，三個，爆炸聲起槍聲就暫時停止，但接連着又開始響了起來）

張：不好，敵人也兇得很，阿貴，你得準備（阿貴抽出斧頭準備）

（李老爹接擲手溜彈）

張：小潘，你準備放。

（全場緊張極端，充滿槍聲，火光）

（突然李老爹中彈倒了，鄧見狀急趨李前，把李扶至樹邊，爲他包紮）

張：阿貴！快……（張突然也中彈）

張：啊老羅，你，快……叫阿貴……

（羅急拼着狂喊）

羅：阿貴，阿貴，阿貴，快把繩子斬斷！

（阿貴小潘立刻用斧把繩斬斷，無數大石塊發出轟轟巨響，直滾下去，隱約間聽見敵人的淒呼聲）（衆笑）

老李：哈，這回你們可知道我們的利害了。

鄧：（發現張倒地，急往抹至樹邊，見中彈，驚駭）哎呀，張先生，你……

羅：怎麼啦，老張？（羅趨前視張）呵老張：：

張：（神志昏迷，聲音含糊）老羅：：你：：跟同志們苦幹：：下去！把敵人消滅得一個不留：：（呼吸停止）

羅鄧，老張老張，（衆回頭驚問：怎麼樣？老張？）（槍聲又緊）

羅：隊長已經爲中國的自由解放而犧牲了，（衆悲嘆）好吧，老張你放心好了，媂安，你好，把老張包紮好！

（重又至山邊，小三上，不見張見羅）

小三：報告副隊長，不好了，東村有四百多個敵兵都跑到這邊來了，

老劉：怎麼敵人死不完的？本來不是祇有二百多個。

小張：趙楓的隊伍怎麼還不來？

羅：我們的情報工作是做得這樣不夠，可是，不管他，各位同志，我們無論怎麼樣，剩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粒子彈，我們一定要苦撑到底！

我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動搖，你們不記得張隊長剛才所說的話嗎？

老李：是的，我們一定要跟敵人拼命，我今天願意死在這里，非苦撑下去不可！

衆：我們願意死在這里，苦撑下去！

（小三發現老張，急趨椅邊）

小三：隊長，隊長，你……！（哭（

羅：別吵，隊長睡着了。

小三：不是！（伏張身上，輕聲嗚咽）

（槍聲又緊）

羅：各位同志，這一回我們更得注意！我們要特別看重，我們的子彈，我們更應當看重我們的身體，我們如果再支持半個鐘頭，趙楓的部隊一定會來了。

衆：是的，（槍聲更緊）

羅：各位同志預備！（子彈飛掠過山坡）

老李：咦，怎麼敵人不敢上來了？

羅：他們吃了兩次虧，這回他們自然也當心了，可是我們要特別提防，日本鬼子的鬼計是很多的！（剛說完，重砲彈的聲音飛掠了過來）

羅：快伏下，敵人的重砲彈！

（聲音掠過去了，又是很重的爆炸聲）

老李：對了，敵人這回不敢衝鋒了，他們想把我們這里轟成平地。

小潘：不怕，放他媽的屁！

（重砲彈聲又掠來，又在附近爆炸，接着一次，二次，三次！）

羅：同志們，快散開，可得注意我的命令；（）安，你背小三躲到那塊大石頭後面去。

鄧：可是，你……

羅：你不用管我，我死了你千萬不要哭，你能接着我幹下去，就表示你真正的愛我……（鄧急上前）

鄧：好吧……（急至李老爹前）李同志，你好好幹一下，我回頭來看你。
一眾散開拾上誣四五人炮彈聲不斷的掠過，不斷不時的爆炸，忽然一顆砲彈）

羅：啊！（正待趨前探視，一顆炮彈落在羅身邊，被炸倒地）（遠處傳來鄧的叫）

鄧：啓戈……啓戈！！

李老爹：副隊長，你，你……
一顆炮彈聲，一團濃厚的烟霧散開）

李老爹：啊！毒氣，敵人放的毒氣，毒……（李倒地）

鄧：快走，快走，敵人放毒氣了……

老李：（瘋狂）不，不，我要跟敵人拚命去，我殺掉他一個，我就夠了本了！
（瘋狂地躍下山，四個人跟着）

眾：殺啊！殺啊！打倒日本強盜！
（槍聲甚密，不久爬上數個日本兵偷偷地搜尋，發現了鄧）
（正在這時，山上衝下了阿貴阿水小金一齊躍上，雙方拔鎗搏鬥均死亡）

（鄧躲在樹後，又二日本兵出）

鄧：不許動，你們敢來，（敵兵停止）你們這些狠心狗肺的強盜，我告訴你們，現在的中國人是不能隨便欺侮的，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當亡國奴，我們要跟侵略我們的強盜拚命！啓戈，我很對不起你……（開槍，中二日兵，日兵同時還槍，中鄧）
（忽由下槍聲大作，趙桐的游擊隊伍衝出，一片喊殺聲震天價响，上下槍聲緊密，夾着無數巨大的轟聲，不一會；進行曲歌聲悠起台上濃霧依然，鄧掙扎起立。）

鄧：啊……好極了，趙桐的隊伍趕到了，敵人全被我們消滅完了！
（幕內羣呼，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歲……）

鄧：（趨至山路口大呼）中華民國萬歲。
（義勇軍歌聲繼起，時天已破曉，在朝霞里有青天白日滿地紅飄揚着▲安高揚着手，歡迎我們新的戰士的行進！）

幕　落

（全劇完結）



光華電池廠

出品一九五嘜電池
銷行全暹於茲廿年
特製適合當地氣候
火力光强藏久不變
保無走電暴裂之虞

歡迎各號經理

暹京越粒新開港門牌一二七一號電話二三一九六

統制統制統制
統制**米**統制
統制統制統制

無米何處糴？
無飯何處吃？

請到

粿條之王

莊炎盛電機粿條廠

本號特式

用最新式機器
選最優質白米
聘最精良技師
製最潔白粿條

暹京噠叻仔門牌第八五二號

百歲老牌

補腎劑

效能

壯腎生精　夜便頓減
心血强壯　種子調經
操勞不倦　生殖力强
思想敏捷　食量日增
養血堅精　便血立止
充份發育　延年益壽

參茸藥精

南京路三振路門牌一一三至一一五號

上海遠東大藥行總發行

僑聲報

有

火一般的態度
刀一般的筆鋒
鐵一般的言論
電一般的新聞

是

三百萬華僑精神的寄託者！
三百萬華僑正義的主持者！

社址‥暹京四丕耶納烈士路
電話‥第三〇〇四二號‥
信箱‥中央郵政信箱第十三四號及二二四號
電報掛號‥OCNEWS‥

耶士直有限公司

（東南亞有限公司）在丹麥國註册成立

經營業務

備有輪船碼頭及貨倉等

起卸均便捷存貯包妥當

專爲商界運運出入口貨

設火礱火鋸糠米及鋸木

幷自營各種出入口貨物

兼營錫礦種植及木材等

★◎總行：丹麥哥本哈謹◎★

暹京分行

暹京十八間荷良丁巷電話…三一〇二〇號

英哥泰有限公司

THE ANGLO-THAI COMPANY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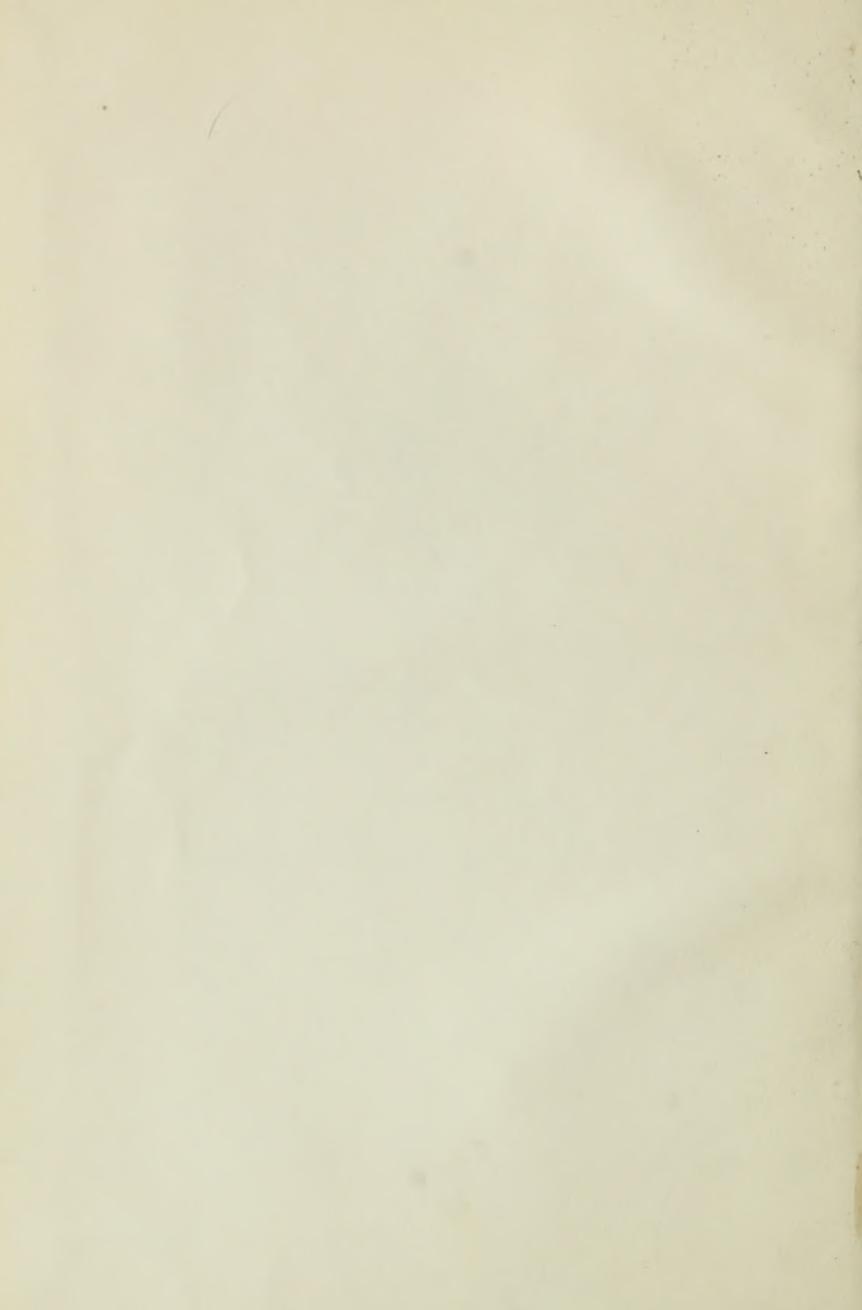
代理木材貿易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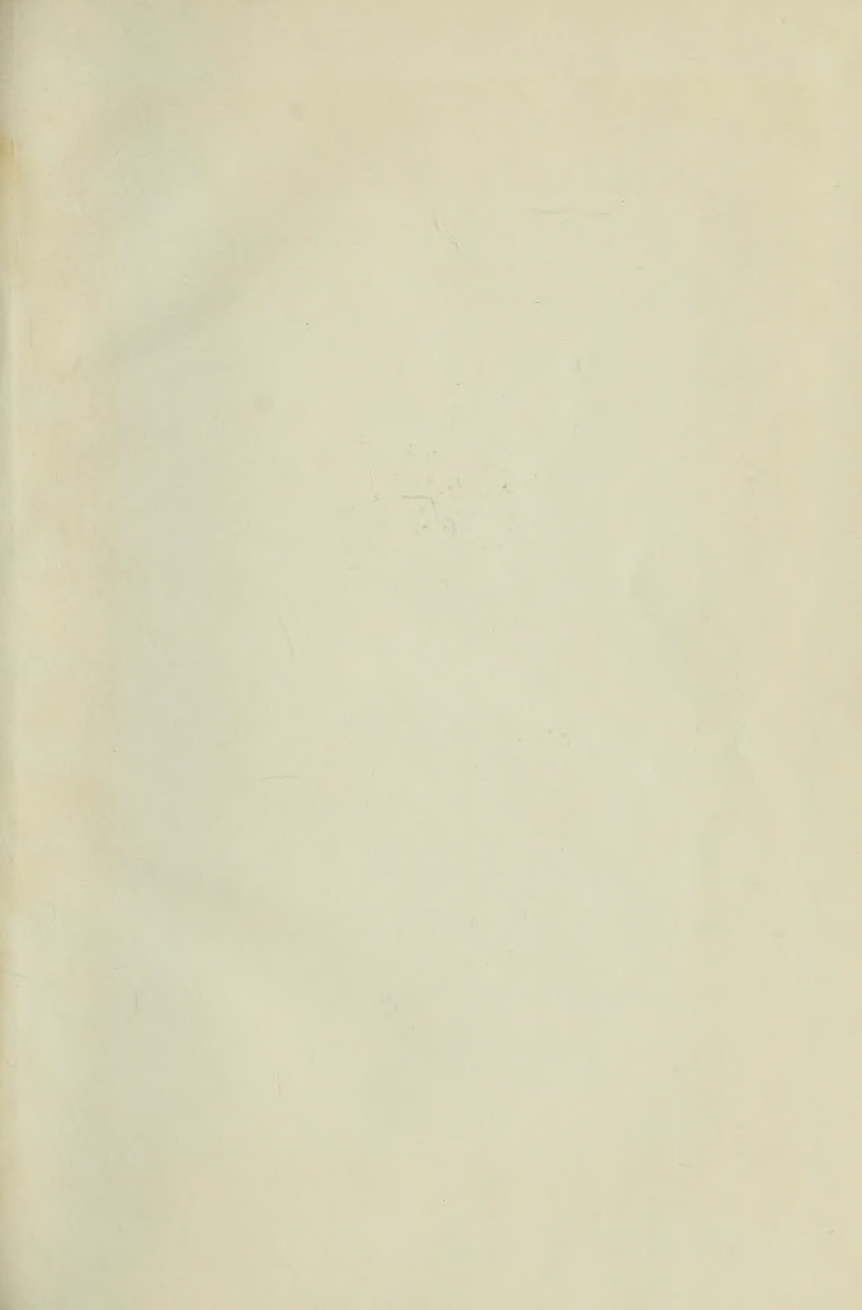
暹京四丕耶七聖媽對面巷

分行

★ 星州 檳城 孟買 加那芝 ★

自動電話：第三一七五五號







PURCHASED FOR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FROM THE

CANADA COUNCIL SPECIAL GRANT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68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13 8929

PL
2811
N485
C58